

山河變色大逃難(上)

● 葉學哲

前 言

我兄弟姊妹六人，大哥（學春）比我大十六歲，大姐（學春）長我十四，當中的一兄（學晉）一姐（學旨）幼年早逝，小的姊姊（學普）比我大二歲，我老么，兄弟排行我算老三。父親逝世時我才九歲不足，那時大哥早已從北洋大學畢業而且回家結婚後，又去美國匹茲堡大學念完礦冶工程碩士學位後，在美做礦工賺取工資好償還出國所借學費，也增加實地開礦經驗。當他接到父親去世噩耗，趕回國來主持喪事，然後他謀得教書職務，先後在寧波四中及蘇州工專任教，但是不過兩年左右，忽然消息全無，原來他已秘密南下廣州，以秀峰為名投入國民革命軍行列了！家中輾轉獲知也不敢聲張，如被軍閥知道了

，就有抄家的危險！家中經濟當然相當艱難，我小姊弟正是少小兒女不知愁，只是有時偶而知道家裏缺少了柴米之類，苦日子全靠母親率領大嫂和大姊辛苦支持。等到革命軍北伐抵達長江流域，大哥突然戎裝威武返鄉，鄉親們稱羨不已。後來發生了寧漢分裂事件，北伐軍一度頓挫退守江南，軍閥重來揚州，我們家此時乃不得不逃到江南，如此往來兩次，第二次我們家遷到上海投奔二叔，那時二叔維賢（東偉）已從海軍報務人員退役，在上海市電信局工作，那一年我小學畢業，也就便考取了上海中學，這時革命局勢又已進展到華北，國府也定都南京。我和小姊姊也就回鄉就讀揚州中學，住在大姊家，大姊出嫁周家老四周厚福，他和二哥厚樞（星北）皆是父親的學生，大姊夫師範畢業後續在

東南大學唸完化學系返鄉教書，厚樞則擔任揚中校長。他這校長一做十年，很是成功，但也不能不算是受我父親的餘蔭，那是在父親奠定的堅實基礎上，方能有後來的開花結果，後來的揚州中學才可享數理化優良成績的美譽。

小時好像父親說過：「我兩個兒子，將來一個南洋一個北洋。」當時我年紀太小，根本不知道南北洋是什麼所在，及至中學畢業要投考大學，方才知道南洋大學就是交通大學的前身，當年揚中數理科很有名，畢業生投考交大錄取率很高，甚至人稱揚中是交大預備班，可是那年交大與中大考期重疊，大哥已隨國府在南京住家，於是我中學畢業便和學普姐一同投考中大。學普姐考上體育系，我考上土木工程系，我們在中大讀書的四年，正當國家大

體上統一，一片欣欣向榮建設新國家的氣象，真是我們一生中的黃金時代。

宣城蒙難彈下餘生

我大學四年級那年（一九三五）日本已漸漸入侵，由我東北逐步強佔華北，此時國共以安內與攘外孰先意見不同而分裂十二月發生西安事變，勉強協調一致抗日，而日本也感到如果中國統一，日本侵華也將不容易，於是發動淞滬之戰。我畢業那年（一九三七）已奉分發京贛鐵路工程局實習。這條鐵路是江南京蕪鐵路之延長，由蕪湖向南展築至贛境與浙贛路相聯，乃我東南鐵路網重要一環，工程局設在安徽宣城，我奉派在工務處設計課工作，對我而言真是運氣不錯。宣城自古有名，風光秀麗，文風鼎盛，李太白詩句不是有一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嗎。並且宣城離南京不遠，我可以在週末，搭火車回家在南門下車，順道看一場大華電影，然後回玄武門的家，次日返宣城上班，豈不快哉！

可惜好景不長，我工作不過才八個月，我軍堅守淞滬相持已好幾個月，日寇由金山衛登陸，急襲我軍後方，並急向我安

徽廣德機場奇襲，謀包圍南京。我本照例週末返京，不料戰事劇轉，當我回到辦公室之日，只見秩序大亂，迎面遇見我的科長徐寬年（Franklin K. Shore），他一把抓著我說：你來就好了！路局急令向南疏遷，每單位要找一位年輕力壯沒有家眷的同仁負責公物（因為有眷者要搬家），設計科就交給你了！我當時並無抱怨只覺任務重要，認為新路建築自然以設計圖表文件是施工根據，理當妥善保存運走。

我竟然不知那來勇氣，找到木箱和工人，將各件裝滿五十大箱，連夜將其運到城外堆在臨時車站的站台上，所謂臨時車站只是簡單棚架供運輸施工料具之用，十分簡陋。然後我奔回宿舍，趕忙將三大件行李（所謂三大件是當年旅行最簡單，一大箱一小箱，一鋪蓋捲）弄到車站，可憐走走息息費盡體力才能搬到，所以至今我右手腕在天氣不好時還會痠痛！

當我到達車站，當時站上人山人海，有幾節車廂正擁滿有著同仁，認識我的同事在車窗喊我說：「小葉擠上車來走吧！」我便將一柄雨傘、一雙膠鞋和一個面盆遞上去托先帶走，因為是箱子裡放不下的東西，我說我有責任運走公物，不能棄置

不管。其實他們同仁搬到何處，也無人知道。終於列車移動，緩緩向南而去，我只在站台上倚坐大公文箱旁打盹，何時有車更無法知道，落日以後燈光暗淡人聲嘈雜，也聽不到，就入睡了。

曙光初露，耳聽機聲由遠而近，抬頭見兩架飛機來到上空，兜了一圈又掉頭而去，不到一小時，又聽到機聲隆隆，這次聲音沉重如雷，只見有一大批飛機結隊而來，心想這定是根據偵察機結果，派來的轟炸機群了。站上人群驚懼四散，我也拔身跳下月台向宣城方向而跑，敵機已經臨頭，距站約百公尺面前一條小河，我縱身下跳，身倚河岸污泥，使頭頂距岸邊稍低，只聞嗤嗤聲響，抬眼見機身掉下一串四個銀亮的東西，心想只怕就是所謂炸彈了，說時遲那時快，轟轟四響，地動山搖，強風夾著彈片擲頂而過，頓時一片火焰吞沒了身後的車站，只見站屋大樑在天空飛舞，岸上人群哀聲奔逃。眼前好像是徐科長，聽他口中唏噓，忽然坐在岸邊一株樹下，只叫「我完啦」——，人群中斷臂缺腿血肉模糊不忍卒睹！徐科長有否遇難，我也不敢再看，閉上雙眼，默誦觀世音菩薩慈悲眾生而已。

岸上彈聲不絕於耳，睜眼對岸城中也到處起火，煙焰蔽天，民眾蜂擁出城沿公路而跑，敵機在上空盤旋再四，投彈毫無顧忌。約計一個半小時，方才離去，此時我因冷水中浸泡過久，好不容易爬上岸邊，癱瘓在地，站台已不知所蹤，一片煙火未盡，夾有零落子彈爆炸之聲，忽來一位憲兵向我高聲喝道：還不快逃，敵鋒已快到達了！我只好掙扎起身，顧不了透身水溼，寒風中奔向難民群，向南而走，從此開始了我三個月的難民生涯。

澡堂寄宿黃山月冷

我走到離宣城二十多公里的孫家埠，找到那裡的工務分段，先後到達的同仁也有十多人，大家商量之下認為此處仍然十分危險，應當連夜向南走。居然讓我們找到一節運料鐵棚車和一輛調車小機車，大家爬進車廂，由一位機務同仁試著向南開行，摸黑冒險走到十多公里外的另一工務小段，找到一輛材料卡車，繼續向南行，第二天到達第三總段所在地的績溪，這是一座文化古城——胡適的家鄉，石板大街舊式大戶人家，到處牌坊，都有一段表揚忠孝節義的故事。第三總段來了我們一批不

速之客，只好每天煮一大鍋稀粥，油炸花生佐餐，安頓這批高級難民同仁，一面打探總局消息，終於知道總局已暫遷徽州，可是如何幫我們去徽州也無法可想。這期間我們只好自力求生，每天到城外公路上去試試攔車，有不少掛鐵路標示的材料運輸車，滿載難民南下，可是攔阻不下，打架也無效，只好望塵嘆息。

這一星期只好白天到總段喝粥打探消息，晚上向鄉下老百姓用兩枚銅板買一大包稻草放在總段走廊上睡覺，可是冬天寒夜冷風冷得發抖難以入睡，有一個同事非常聰敏，他帶我們幾個人每晚跑到後街一處洗澡堂，向老闆商量容我們在不妨礙營業情形下准我們寄宿。蒙樸實的老闆慨允，於是我們到室內炕床上睡覺，借大浴巾當作棉被，好在浴室內餘溫相當高，於是我們有免費而有溫度調節的「旅館」可以住了，也是在此古文化之都，民風敦厚，又遇上好心店東才有這樣的好運。

至少分別下車小解輪流守在車上，以防下去喝茶休息的司機先生回來開車而去，那時我們若被棄置叢山峻嶺之中，不果豺狼之腹也將餓死荒山之中了！記得有一天，天色已晚尚未到材站，可是月上東山夜涼如水，如果不是逃難而是旅遊，這幅黃山之麓的幽美畫面豈不令人激賞！在一處路邊農舍前面，司機先生不知去向何處休息去了，我只覺飢寒交迫難以忍受，真是心傷，下車敲農家茅屋的門，一位白髮婆婆開門看見我這般模樣，回身拿給我半碗冷飯，不要我給他的兩枚銅板，這位善心老婆婆的施捨叫我如何能忘！

終於第三天清晨望見了徽州古城。

徽州遣散前途茫茫

徽州也是黃山山脈下我國文化古城之一，所謂文房四寶就是指宣紙（宣城水質良好造出之紙特別好）、徽墨（用黃山松木製成）、湖筆（湖州出桑樹養蠶抽絲，養羊羊毛質優良可以製筆）、端硯（端溪產石質地細緻可製硯），可知浙皖黃山富春江這一大片山明水秀之區自古為我國悠久文化相關之寶藏地區。

路局收容逃來的一部分難民同事，每

人發放小棉被一條，包下街上幾個小飯店憑路局所發餐券，一桌坐滿八人就開飯菜一桌，同仁總算食宿有著，閒來無事逛逛大街古蹟處處也算消遙，只是消息隔膜而謠言蜂起，也不知道戰局如何，家人何在？

忽有一天路局貼出一方佈告，說路局奉令就地遣散，每人發薪半個月，從此飯店合約也結束了，路局什麼也不管了，同事們到處想找總務主任和其他主管，皆不知躲到哪裡去了。

我也排隊領到了三十六大洋遣散費（我的月薪是本薪六十，津貼不計），總算有了棉被一條是我全部行李，口袋貼身藏有大哥給我的五十元而已。此外所謂一身之外無長物，輕鬆之至，可是前途茫茫，怎麼辦呢？

此時逃來同事中，遇到一位中大土木系學長方為棟兄，他原在工務處工事課做幫工程師，帶著一個十幾歲的弟弟方為樑同行。我們難中相逢，如今也相約一同逃難，他的目標和我一樣也是漢口，總會在這裡尋找到親友。因為漢口是沿江大城，政府西遷的中途要站，我們相約患難與共，務必同心協力。

苦中作樂鄱陽共濟

鐵路在徽州原設有第四工務段，我知道總段長（好像叫胡鏡明）是大大哥北洋同學，我便冒昧求見他懇求幫忙。他告訴我，第二天在城外公路邊有四部卡車，是路局運當地帳冊文件撤退往江西去的，你可秘密在清早去登車，這個消息你不要外洩，以免人多不勝負載。我想這天賜良機，自當約方氏兄弟同去一試，這一線生機萬難放棄。

次日晨曦初露，我們三人便跑到城外總段長所告車隊所在，果然有幾部卡車正在裝箱，三人便爬登車上，也沒有人來過問。那時第一部車已滿載，第二車在上貨，方為棟學長忽然告訴我，此車裝載已經過重，你看車下鋼板本係向上彎，現已被壓成了向下彎，此去山路險峻安全可靠，不如去坐第二部。我想此時既已上車，看後面的車在上貨，恐怕載重也會愈重，情形不亞於此車，何必改坐後車，把握現實才是正理。但他堅持己意，我想結伴同患難之人，初登旅程就意見分歧而分手，豈不可惜。也罷！將就他一次罷了，委曲求全地爬下去，改上第二車，不久第一車

已開行上路，我心中抱怨方君，如非他無理要換車，此時不是已登程出發嗎？如今二車裝載重量也不小，鋼板也同樣下彎了哪！

終於第二車也啟動出發！可是與前車相差不過十多分鐘而已，車登山路，卻始終追不上前車，當時也不以為意。山路盤旋曲折十分驚險，只好聽天由命了。不料車行半個小時後，忽見山谷深處有一部同型卡車跌翻谷內，四輪朝天，仔細一看，那不是在我們前面的第一部車嗎？方君伸手緊握我手說，我們逃過一劫了！他說當時堅持換車，也說不上是何理由？莫非冥冥之中真是生死有命，在劫者難逃，他無意間救了我一命。

當晚車抵江西景德鎮，司機宣布不再前進了，他們將在此辦善後，囑我們自己設法走路罷。我和方氏兄弟便找了家小旅社住進去，再商量如何設法了。可是此地既無公車可往湘鄂，又無充裕路費。想到一籌莫展，了無生趣，消極起來，於是三人信步到一家小型飯館，心想聞說江西名產豆豉，此地又近鄱陽湖產魚有名，何妨大吃一餐，大不了跳進鄱陽湖，了此殘生做個飽死鬼罷。於是點了名菜豆豉清蒸鄱

陽湖鮮魚和一些小菜，三人飽餐鮮美，出得店來回想我輩年紀輕輕，就這般受不起打擊，難道人窮志短如此沒出息？一息尚存不可輕易絕望，何必就此輕生？事在人為，未嘗沒有一線生機可求。

果然，在街上遇見一個身配江西省水利局證章的公務員，與他攀談之下，知他由南昌來此洽公，不料交通因日機炸燬湖贛大橋而困留在此，他是江西省水利人員，熟知前往二十公里外鄱陽湖邊的饒州小鎮，可以雇到小船渡過大湖抵達南昌，他正物色同伴同行，並指點我們明晨到城外省公路車站，可憑公務員證章免費搭車往湖邊小漁村。我們當然喜出望外，遇到江西老表作嚮導，雙方約定而別，回到小旅館結好帳，然後商量不可不在此磁都買個紀念品才是。我們去到一處磁窯，選了一個四吋高的小花瓶和上面的雙鶴松樹畫樣，又各自寫了一篇紀念短文，請教老師傅可否幫我們寫好入窯燒在瓶上，我並請他將圖案上立在松樹上的雙鶴其中一隻改為仰左長嘯的姿態，以免雙鶴皆低頭啄食有欠精神，也蒙老師傅慨允，看他拈筆信手描來，活潑生動，輕鬆自然，可稱神技，寫字用一種油墨一揮而就，簡直不可思議

。講好貨價不過四毫小洋而已，當晚進窯明晨即可燒好。我和方學長約好，明早我來取瓶，他弟兄倆押運行李去公路站取齊。分工合作不至誤事誤車。這一晚安心入睡，從來沒有如此香甜舒坦過。

扁舟倒划間機驚心

江西老表出面去看好渡湖小艇，這種小艇只有二格艙，每艙僅容二人並臥，船東老人在船頭划船，老妻在船尾燒飯，船體輕小不禁湖心巨浪，只能沿湖邊而行，看來像是倒行，所以稱為「倒划子」（在船頭划槳，與一般船尾搖船把舵不同），老表已囑我們昨晚出外買些雞蛋蔬菜，上船時交給老船娘幫我們做飯，因為小船沿邊而行，如果順風可以次晚到達南昌，如果不順風逆流而行，可能會走個兩三天也說不定，鄱陽湖上遇大風有時也會濁浪排空的。

總算我們時來運轉遇上好天氣，真是海闊天空悠遊自在，只是第二天清早，卻聽到空中機群隆隆而過，原來那時南昌是我空軍重要基地，日軍幾乎每天會去轟炸，我們在宣城初遇空襲，真是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變成草木皆兵了。一聞機聲

心中直跳，所幸大湖小舟不是他們的目標，有驚無險。不過想到南昌是敵機目標之區，幾乎天天有警報，到了南昌豈不令人駭怕！只好到那裡再說了。

第二天平安到達南昌，握別同舟共濟的老表，自尋投宿到旅店安頓。南昌究竟是大都市，市面雖許多彈痕累累的房舍，倒還算不壞。江西老表在國內算是善於經商的人，聽說許多大型布店（江西夏布很有名）或是藥舖很像北京老字號，招待顧客彬彬有禮，請坐奉茶教人不好意思只看不買，我們也趁夜晚去逛大街，因為白天每天好像定時有空襲警報，晚間反而比較安全而熱鬧，我們曾光顧一家浴室，一個藥舖，居然在浴室遇見同鄉又是我中學老師唐壽（叔眉），在藥舖接受親切招待，嚐到有名的伏苓糕，大中藥店的招牌不是常見到上面的圖樣是一片四方形糕餅，當中一個黑色圓形的，聽說這就是中國膏藥的圖樣，藥舖也以伏苓糕招待賓客，江西省多高山森林是藥材產地，江西藥材商也是國內著名的商幫。在兵荒馬亂中我們竟有如此有趣的經驗，真算難得。（未完待續）